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68

28 February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五六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2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克里什南先生

(印度)

成员国：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孔姆包奥雷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沙卡尔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亚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阿里亚斯·斯特拉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0750室）。

85-60266/A

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新任常驻代表表示欢迎

主席：我谨代表安理会成员国，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古延纳纪·伊澳西福维奇·奥乌多文科先生阁下。我们期待着在安理会的工作中与他合作。

感谢卸任主席

主席：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二月份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我要赞扬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洛德·德·克莫拉里阿先生阁下，他在主持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中表现出丰富的外交才能、精力充沛、耐心沉着、彬彬有礼。我相信，所有成员国都和我一样深为赞赏克莫拉里阿大使非常高效率地主持了一九八五年一月份安理会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1985年2月25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6983)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以色列、黎巴嫩和卡塔尔代表的信，他们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议题。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以色列和卡塔尔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法胡里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奈坦亚胡先生（以色列）和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2月28日的来信，信中说：

“我作为阿拉伯集团主席，谨请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特命全权大使，克卢维斯·马克苏德博士先生参加安理会对其“中东局势”议题的审议。”

该信将以S/16989号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已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马克苏德博士。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今天是应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2月25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的要求而召开会议（S/16983）。安理会各成员国还收到了S/16974和Add.1号文件，其中载有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2月21日和2月25日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个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法胡里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完全相信你领导安理会的经验、能力和智慧。

先生，我还要向你表示我们的赞赏，赞赏你为解决安理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所作的努力。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法国常驻代表卡洛德·德·克莫拉里阿先生阁下在一月份主持安理会中所显示的知识、能力和礼貌。法国对我们的黎巴嫩是由紧密的友谊纽带连结起来的友好国家。

我于1984年5月21日在安理会发言时说：

“假如我们决定就以色列的每一个侵略行动或行为在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的话，我们就会占用了安理会从现在起直到年底的全部时间。”（S/PV.2540，英文P.18-20页）

自安理会上次紧急审议以色列的行径以来已经六个月过去了。安理会在那次会议上未能就人道主义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虽然我们提出过警告，安理会不能通过决议会为以色列坚持其不人道行为打开大门，并使以色列认为自己不受任何国际承诺的约束，不管是对《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的承诺，还是对其它国际公约的承诺，特别是保护被占领土平民的《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

自1984年9月6日起，我们一直在向秘书长提出书面控诉，这些控诉已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我们在1985年2月21日最后一封信的附件中提供了一份以色列从1985年2月12日至20日的行径和活动清单。此外，我们在2月25日又送上一封包括两份以色列行径清单的信，我们在2月26日又送了一封载有另一份清单的信。我们保留了在必要时候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的权利。

我们本来希望，分发作为正式文件的控诉会使以色列停止其迫害黎巴嫩南部、西贝卡和拉希亚地区人民的行径。我们原来还希望，包括通讯社、电视、无线电台在内的传播媒介每天提供的消息会对以色列官员产生积极影响，会使他们停止使用他们的坦克、运兵车、推土机和火力等巨大军事机器来围攻和平的黎巴嫩村庄、袭击这些村庄并攻击村民、毫无防御、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对无人能忍受的事件只有惊人的忍耐力。他们以民族主义的自毫和挚诚来抵抗占领军。至于武装抵抗，那是以色列侵略占领黎巴嫩和对黎巴嫩居民犯下不人道行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鉴于被以色列占领领土局势的恶化和被围困的村庄城镇的持续恶化与升级，鉴于镇压、屠杀、拘留、强迫流放、毁坏房舍、侮辱居民、向民居民街道上乱放枪、绑架等一切行径，我们不得不再次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使我们能够向安理会报告最近的发展并形象地描述被占领土上我国人民受苦的情景。我们希望这次会有对黎巴嫩南部西贝卡、拉希亚地区居民痛苦的同情，导致安理会通过一个要求以

色列立即结束其军事行动和非人道行径的明确、诚恳和一致的决议，并导致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关于从黎巴嫩领土全部撤军的各项决议。

如果以色列承诺遵守这些决议，并已根据决议完成了其撤军，局势就不会恶化到此种地步了。秘书长为了实现以色列全部撤军和在撤军后为实现安全与稳定而作出安排呼吁举行纳库拉军事会谈。黎巴嫩为使这些会谈取得成功作出了诚恳地努力。黎巴嫩要求以色列有一份详细的撤军时间表，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求。但以色列拒绝提供这样的时间表，并不顾其官员的一再声明而继续这样拒绝。

此外，以色列拒绝让合法的黎巴嫩军队起任何作用，并继续坚持将管理从南部利塔尼到国际边境的权力交给由以色列创立、提供武装和训练的非法当地部队。以色列拒绝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决议允许在国际边界上部署联合国部队。它不断企图在黎巴嫩南部清除这些部队，并把他们部署于利塔尼以北的地区。以色列拒绝继续参加纳库拉会谈，向黎巴嫩和联合国提出了种种既成事实。然后，它单方面开始重新部署其自己的部队。以色列这种顽固立场导致了纳库拉会谈的终止，使会谈现在陷入僵局，尽管在会谈中，根据以色列要求，黎巴嫩提出了一个在以色列撤出地区重新部署黎巴嫩部队的全面计划。

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要求作出清楚、诚恳的反应时，黎巴嫩仍然愿意考虑任何会导致有助于计划好的以色列撤军安排的提议。

由于以色列分三阶段重新部署其计划具有片面性，因此就无法同以色列进行协调。以色列已从西东及邻近地区撤出。它曾预言黎巴嫩军队将无法维持和平与安全，并会出现暴乱和血腥对抗。然而，黎巴嫩军队进入了该地区，现在已经清楚以色列的预言，或许也可以说希望，并未实现。黎巴嫩人已证明自己对黎巴嫩的合法性是很敏感的，而且对之忠贞不渝。

黎巴嫩感谢联合国和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各国所发挥的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只等以色列提出一个从黎巴嫩彻底撤出的具体时间表，

否则黎巴嫩就继续坚持其立场并支持联黎部队的作用。关于以色列重新部署计划的后两个阶段，我们依然表示怀疑，因为这两个阶段还是需要以色列政府作出新的决定。还必须说的是，根据以色列政府的决定，只要该决定划出一个安全地带，可让以色列在此地带内在名义上驻留其部队，而以色列则可通过该决定僭取再次进入其所撤出地区的权利，则重新部署计划的第三阶段就不是真正的撤军。以色列在其仍然占领的地区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和进行种种非人道的做法正在日益严重，更加残暴，这就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紧急行动。今天，我们就是根据不容否认和不可辩驳的事实与证据，到安理会来提出合理的指控。要想为这些行动进行辩解或制造借口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不想细说已经发生和正在继续发生的事情。我已说过，所有这些事情都已载入正式文件。然而，我要从这些行动和作为中选择一些例子来说明以色列的铁拳政策和对黎巴嫩个人和集体进行折磨的各种新花样。

首先，将村庄包围三至六天，例如在卡卜里卡、图拉、吉卜、贾宁、阿拉伯萨利姆、卡米德·阿尔-卢兹、泰尔·迪巴、德尔·米马斯、卡夫克拉、卡鲁思、德尔·卡农纳赫尔及其他市镇和乡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准当地的居民进出村镇，不许向这些村镇运送物品。这就造成某些村落中物质严重短缺。

第二，以色列军队除了包围村镇之外，在包围期间它还对这些村镇进行袭击，挨家挨户搜索、闯入清真寺和教堂等礼拜场所、没收扩音器及其他物品。在卡鲁恩和巴祖里耶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第三，拆毁学校，拘留一些教师，例如在拉哈尔堡镇和卡发杜宁镇就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些教师被带走，下落不明。

第四，对村庄进行袭击后，在夜里下雨的时候将居民集合起来，阿拉伯萨里姆的市长就是淋雨而死的。

第五，在纳巴提亚区库塞巴赫村将一些居民关入他们镇里的饼铺。然后向饼

铺投几个烟雾弹，并把饼铺的铁门关起来，用枪扫射，不让居民逃跑。要不是饼铺的出口处有一个小洞，可让关在里面的人透气，否则这些人都会闷死掉。他们被其他的居民救出来然后送到最近的医生那里去治疗。

第六，除了将居民集合在学校和广场，以及我刚才所说的饼铺之内，以色列军队还采取罚跪方式来污辱这些居民。在西尔·阿尔——加尔比亚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那里，有35个居民被扣押，下落不明。后来，发现了七具被关押的人的尸体，身上弹痕累累。

第七，除了我前面提到过的事例外，还发现有使用种种酷刑的新证。以色列军队在阿拉伯萨里姆镇，当着四百名被关押的人的面，用一根粗棍猛击一个居民的头部，直打到他两耳流血不止。他倒了下去。这人的命运就不清楚了。他的名字叫胡塞因·纳伊姆·海达尔。还不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

第八，以色列军队禁止维修人员进入宾特·杰拜勒区的沙卡拉自来水厂，这样就危及到当地居民的生命，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联黎部队一直想对这一涉及人道主义的问题进行干预。

第九，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了干预，但这种干预毫无结果，西卜林面粉厂的面粉无法运抵蒂尔和纳巴提亚地区。

第十，以色列军队除了使用装甲车和装甲运兵车之外，还动用推土机来毁坏房屋，汽车、学校或学校的围墙。至于拆毁住房和公立学校并用枪胡乱扫射，特别是在哈鲁夫村和杰卜琪特村，占领军在对村镇进行袭击和进入村镇之后，这样的做法已是家常便饭。文件A/40/148和Add. 1及S/16974/Add. 1所附的表格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十一，以色列部队一意孤行地骚扰、危害这些居民，因而破坏和毁坏了大片耕地和果园。图拉和其他村庄、城镇的情况就是如此。

第十二，为了恐吓居民，以色列部队在袭击和搜索活动中使用了警犬。他们在德尔卡南就是这么干的。

第十三，2月26日，即前天，占领部队猛烈袭击了杰巴耶勒·阿赫米勒医院。他们在医院内开火射击，企图闯进对一位受伤者正在动手术的手术室。由于医生一直在加以阻止，占领部队便袭击了医生室，向里面开枪。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是有确凿证据的，日期、地点、有关部队的数目、武器的种类、这些部队的所作所为、以及伤亡和被拘留人数等。还有其他一些例子，说明他们摧毁家园、学校，亵渎朝圣场所，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三份附件中详细记录的其他行为。

由于占领部队的这些行为和行动，黎巴嫩南部地区、贝卡西部以及拉希亚地区的局势不断恶化。以色列占领部队在利塔尼河以南实行宵禁——从日落至日出，只不过是说明局势严重恶化的另一个例子。

因此，安理会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它必须通过一项包括以下各条的决议：

第一，对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和不人道行为表示最严重的关注。

第二，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这类行动和行为。

第三，谴责以色列，指责其违反《人权宣言》、各国际公约、特别是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活动和行为。

第四，重申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重要性，从1978年第425号决议、1978年426号决议以及以后各项决定开始，特别是1982年第508号决议和1982年第509号决议，以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能够履行其所负的任务，特别是考虑到大部分这类行动和行为是在联黎部队管辖的地区内发生的。

第五，重申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及其在以色列所占的黎巴嫩南部地区、贝卡西部和拉希拉地区的可应用性。

第六，重申占领当局必须承担义务，尊重上述公约和国际法其他准则。

第七，强调尊重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完整。

尽管这场悲剧范围极广，尽管蒙受的痛苦和生命财产损失如此巨大，但我们还是要在我们的申诉中详细和客观地用确凿、不可辩驳的证据列举出各种事件和事情，以便恰如其分地描述我们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贝卡西部和拉希亚地区人民的不堪痛苦。

安理会除了根据其宪章负有法律义务之外，还负有一项人道主义义务。安理会应该在今天、而不是明天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维持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应该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保护我们提出的权力和合法要求，特别是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其不人道的军事活动和行为。

主席：我感谢黎巴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卡塔尔代表，他希望以阿拉伯国家集团二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和发言。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主席先生，在我今天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在庄严的安理会发言的时候，我很高兴地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我还要感谢您的前任德克莫拉里亚先生，因为他坚定地领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必须在此提一提阿拉伯国家和您们两个国家，即印度和法国之间友好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和共同努力，支持《宪章》的宗旨。

我还要祝贺大会上届会议选出的安全理事会新成员，即澳大利亚、丹麦、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马达加斯加。我祝愿他们成功。

现在，安理会再次审议黎巴嫩对以色列占领部队及其所作所为的控诉。如果安理会以前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得到执行的话，我们今天就根本不会处于这种令人痛苦的境地。我指的尤其是1982年第509号决议，该决议要求：

“……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将其军事部队撤到国际上承认的黎巴嫩边界……”

然而，以色列一意孤行，一贯无视联合国，对该项决议置若罔闻，并根本不顾这一问题上的其他决议。安理会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重申那些决议，并使以色列承诺执行决议。

以色列徒劳地为其野蛮行径制造借口，引起了黎巴嫩人民的抵抗。黎巴嫩人民对以色列野蛮占领的正当抵抗是国土被他人武力强占的各个人民都享有的权利，在国际社会无法结束占领，把领土还给其合法主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们认为，进行抵抗，以求结束占领，是黎巴嫩人民的正当权利。

以色列企图把这一民族抵抗形容为“侵略行径”，这可骗不了任何人。谁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抵抗德国占领的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当作恐怖主义分子？有谁指责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对黎巴嫩的占领就有所不同？哪个公正人士会把这种正当的抵抗活动说成是恐怖主义活动？

我们自豪地看到，黎巴嫩的抵抗已迫使占领军撤出西顿地区。我们坚信，一旦国际法律不能结束占领，黎巴嫩的抵抗将能使占领军从仍在以色列部队占领下的黎巴嫩领土撤走。以色列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又公然蔑视安理会决议。

我们同样自豪地看到，在敌人被迫撤走的所有地区，黎巴嫩各社团都显示了责任感；他们在撤军后的团结和表现已使以色列所谓占领军撤走将导致黎巴嫩各社团人民之间的大屠杀和所谓占领维持着和平的预言破产。

三年前以色列占领一开始，黎巴嫩西部、西贝卡和拉希亚地区的局势一直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今天，由于占领军最近对平民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他们近来的不人道行径已使局势更形严重。我的兄弟，黎巴嫩常驻代表已详细地概述了情况。他给致秘书长的信中满载关于这些野蛮行径的报道。现在安理会已收到这些信，内中均强调，黎巴嫩南部、西贝卡和拉希亚的局势已恶化到安理会决不能放松努力的程度，它必须采取果敢行动，铲除问题的根源——以色列的继续占领，以结束这一严重局势。

我们充分支持黎巴嫩的要求：即这些军事行动必须结束，不人道行径必须停止，必须保证不再进行此类活动，直至在黎巴嫩领土上彻底清除这一侵略性占领。应毫不拖延地尽快实现这一点。

我们深信安理会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实现上述几件事，并重申安全理事会以前通过的512(1982)号和513(1982)号决议，尤其是其中关于平民人口的权利和停止对他们施行暴力的条款。这项决议必须迫使以色列承诺尊重《宪章》，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协定，特别是《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新决议必须包括结束以色列决意一再蔑视安全理事会决议并拒不执行的规定；如果没有这种规定，那么一再通过决议而一再遭蔑视只会降低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削弱世界人民对联合国及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的信心。

自1982年以来，黎巴嫩受到以色列野蛮入侵和大片领土继续被占的痛苦。今天，黎巴嫩来到安理会，呼吁及时采取行动，拯救正在遭受屠杀的、清白无辜的平民的生命。安理会应保护他们的家园免受摧毁；应保护他们的各种权利，使他们免受占领军行动之害。

我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呼吁安理会通过一项能消除黎巴嫩今天向其提出控诉的根本原因的决议。

主席：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沙卡尔先生（埃及）：首先，我高兴地衷心祝贺你出任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主席。今天，由于贵国的历史和贵国在世界各地捍卫自由、正义、和平与崇高原则的斗争，使你所代表的友好国家在当代国际生活中享有他所应有的地位。贵国是当代历史上最大的国际集团的领导，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此感到自豪。我们两国间深厚的历史关系更使我格外高兴地看到你在中东形势严峻的这时刻肩负这一重要责任。我深信阁下的外交才干、昭著的练达智慧、技巧和耐心将有助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尽可能取得最佳的成果。

我也必须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阁下表达我们的感激和欣赏，他干练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事务。他充沛的精力、智慧和耐心都使我们大有裨益。

以色列武装入侵黎巴嫩已经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充满了人类的悲剧，受害人数众多，村庄遭受围困，平民百姓受到肆意的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些惨痛的经验代价奇高。现在占领军当局似乎已经认识到，不管军事力量多么猛烈，其影响毕竟是有限的，继续占领这些领土不仅影响到当地人民的权利和生活，而且也在物质和心理方面对占领军本身产生深刻的影响。

黎巴勒常驻代表拉希德·法胡里先生在今天和以前的几次发言中都指出，占领军当局的狂乱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原则以及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决议的规定，而且也破坏了和平共处、打破暴力循环以及制止无休止的屠杀和破坏的机会。埃及领导人和人民重申，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行径。我们谴责这些行径，并且要求根据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意愿立即制止这种行径。

以色列于1978年和1982年曾两次企图入侵黎巴勒。以色列进行空袭、采取地面行动，包围村庄，并且用上了当地民兵。以色列的所有尝试一个接一个地失败，既不能实现和平，也不能取得安全。这种败局加强了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信念以及以色列内部的想法，即疯狂使用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其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这是自拆台脚的作法。

国际社会认为，今天以色列的唯一选择就是根据安全理事会一再通过的决议，无条件地把全部军队撤回国际边界，使黎巴嫩能够恢复行使对其全部领土的真正主权，并且承担自己的国家职责，即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论是黎巴嫩人还是巴勒斯坦人，并且恢复安全和秩序。

我们希望，以色列声称的开始从黎巴嫩全部撤军的意图以及其实际完成的第一阶段撤军，乃是即将全部撤军的前奏，它并将尊重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坚持不干

涉黎巴嫩内政的原则，最终通过和平共处取得安全。实际上，我们并不仅仅是希望，我们要求，我们强烈要求，从黎巴嫩撤军的初步阶段应付诸行动，这些阶段代表着履行不容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这项原则对黎巴嫩以及所有其它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都是适用的。我们认为，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开始应该成为从加沙、西岸、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真正撤走的历史性开端。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村庄的军事存在本身就威胁了当地人民的安全、稳定和日常生活。黎巴嫩南部人民承担了自卫和抵抗的民族职责，这一事实表明了一种对以色列占领和暴乱行为的必然反应。镇压措施绝不能改变民族抵抗的怒潮。我们能够想象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在明确而且有通盘计划的时间内加速撤军的步骤。

黎巴嫩的经验向全世界表明，武力政策是徒劳无功的，结束占领和恢复阿拉伯土地的团结势在必行，不管是巴勒斯坦、黎巴嫩、还是叙利亚，都是这样。黎巴嫩的经验还证明，和平与共处是唯一的选择，以代替以色列每天正在为其付出代价的屠杀，破坏和心理损害。

推动和平是该地区各国及其人民的唯一选择，和平，动力影响到每一个人。该地区 and 整个世界的和平力量要求打破抵制和暴力的循环，并且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对当地居民采取的毫无人性的暴乱行为，并从黎巴嫩的领土以及所有其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我们重申去年8月在安理会所表明看法，我们必须响应黎巴嫩的要求，首先，以色列必须尊重和履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以及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的规定，并且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此外，我们还要呼吁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有代表的联合国会员国承担其责任，在黎巴嫩主权完整的构架之内，并在该国的同意和充分合作下，支持在黎巴嫩进驻维持和平机构，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所发挥的作用致敬。

黎巴嫩应该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在区域和国际一级上恢复自己的生命力和效用。阿拉伯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阿拉伯权利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基于正义的全面和平应该建立在国际社会所同意并且体现于联合国的《宪章》和决议中的基础和原则之上，首先是不容以武力获取领土，根据国际法原则和《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自决权利，以及该地区各国及其人民在安全、和平与尊严之中生活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和发言。

奈坦亚胡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谨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上月份的主席、法国的德克莫拉里阿大使，感谢他英明地领导了安理会一月份的工作。

至于主权，人们是有某些基本设想的，或者说，有某些为主权国家所接受、并希望彼此加以遵守的基本设想：大家都希望主权国家在自己国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希望它们不顾外来压力，遵守它们所签署的协定、防止自己的领土被用作为反对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基地。然而，自从七十年代初以来，黎巴嫩既未能阻止其人民自相残杀，未能抵制叙利亚占领其大部分领土和叙利亚要贝鲁特废除黎巴嫩所承担的庄严的国际义务之事，也未能阻止巴解组织占领其南部地区和从黎巴嫩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恐怖主义进攻。

正是由于黎巴嫩未能做到后一点，才使以色列在1982年采取行动。我们做了黎巴嫩如果要维护自己的主权本来首先就应该做的事：我们袭击了巴解在黎巴嫩南部的恐怖主义基地，因为巴解从那儿不仅向我们、而且也向在这里的许多国家发动过恐怖主义进攻；然后，我们想与黎巴嫩达成谅解，俾能在南部地区建立和平关系和稳定，以加速我们的部队撤走。事实上，我们在5月17日的协定里达成

了这种谅解，而且也受到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国会压倒多数的赞同。然而，在叙利亚军队对贝鲁特不断的炮击下，黎巴嫩军队，也可以说是黎巴嫩政府，屈膝投降了，撕毁了协定。从那一天起，黎巴嫩的一切行动，包括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须征得叙利亚的同意。

尽管黎巴嫩变卦了，我们还是同意在纳库拉和黎巴嫩人会晤，以谈判有关安全的各种安排，好使我们得以撤走。但是黎巴嫩又是在叙利亚的压力下拒绝了。正是在竭尽其他一切途径，而黎巴嫩最后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时，我们这才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

1月15日，我国政府决定分三个阶段把我们的部队撤回到国际边界之内。当我们执行第二阶段撤军计划时，我们仍在寻求最广泛的合作，以尽可能和平而有秩序地完成此事。因此，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和我国政府一样，对黎巴嫩在此时此刻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感到迷惑不解。在以色列作出撤军决定的漫长日子里，贝鲁特政府没有对我国政府敦促它协助我们撤军的呼吁作出反应。它没有同意安排一次有条不紊的权力移交，其中包括使用联合国部队，以便在撤出地区尽可能地减少暴力行为。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们进行过这些呼吁，有些是私下的，有些并不那么私下。事实上，在这儿的许多国家的代表不仅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而且还和我们一起敦促黎巴嫩采取较为负责的立场。然而，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没有叙利亚的同意，黎巴嫩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当时叙利亚就是没有同意，我还可以说，甚至当黎巴嫩人民的安全岌岌可危时也不同意。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贝鲁特、特里波立以及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领土上，暴力行动和恐怖主义行动每天层出不穷，而黎巴嫩人却一次都没有到安理会来表达其对这些地区人民生命安全的关怀。当特里波立大部分人民受到冲突的巴解各派残杀和特里波立惨遭叙利亚坦克践踏时，我们在本会议厅里也没有听到黎巴嫩的呼声；当叙利亚炮击贝鲁特总统府时，我们也没有听到黎巴嫩说话；当载有炸弹的汽车天天在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其他地区爆

炸和冲突的各派相互厮杀时，我们还是没有听到黎巴嫩的声音。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引用一下我今天在安理会听到的词语——黎巴嫩遭到危害的“主权与完整”、“生命财产的损失”、“无辜人民无故惨遭杀害”、“黎巴嫩人民的不堪痛苦”之类的话。

看来，在这个受叙利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国家里，黎巴嫩政府毫不关心其大部分人民的命运。但奇怪的是，一旦牵涉到以色列，贝鲁特就突然表示不安起来。在不计其数的挑衅面前，我们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克制。在这之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士兵，以色列国防军才采取了必要的行动。这时候，贝鲁特却对此表达了明显的义愤。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旨在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向我们发动进攻，防止他们组织起一个安全的天堂，为在我们离开黎巴嫩的时候继续攻击我们。

大家不要忘记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那些人所尽知的事情：以色列不是在进入黎巴嫩，而是在撤出黎巴嫩；而且恰恰是在撤退进行得非常顺利时，立即发生了一场疯狂的恐怖运动。这些狂热分子赤裸裸地接受叙利亚的指示、受霍梅尼的鼓舞，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不会是促使以色列决定撤出黎巴嫩吧，因为以色列早在许多星期前就决定撤出黎巴嫩了。也不可能是帮助以色列撤出，因为这类进攻只会阻碍迅速的撤离。

有人声称，以色列的撤离计划并非真心诚意，因为它没有发表一个准确的时间表。我必须在此指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以色列领导人已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认为撤离可能需要六至九个月。由于地面上的各种情况在撤离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由于恐怖主义的进攻，以色列国防军必须改变撤离的时间和程序，所以要想具体提出一个准确的时间表是不现实的。

受叙利亚和霍梅尼支持的恐怖主义分子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理解我们撤离的决定。然而，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他们想使以色列尽可能多地流血；事实上，自从以色列开始撤离以来，他们已经打死了10名以色列士兵，打伤46名，换句

话说，他们打死打伤了这些正在撤离黎巴嫩的士兵。第二，他们想获取对这些撤退地区的控制，从而最终左右整个黎巴嫩；他们不仅仅对以色列心怀仇恨，对于那些不同意他们为黎巴嫩所设计的这幅暴力蓝图的黎巴嫩人，他们同样恨之入骨。

那么，黎巴嫩政府是否已经针对这种恐怖主义和狂热主义采取了行动呢？它不仅没有加以制止，反而和大马士革一起呼吁进一步采取暴力行动。它不但对恐怖行为倍加赞赏，而且实际上还加以煽动。例如，当以色列开始撤离以后，黎巴嫩负责南部地区的部长纳比赫·贝里居然于2月6日宣布，黎巴嫩政府将每月给那些进攻以色列部队的人支付薪水。他还说，他的部主要的职能就是向该地区“进口武器、炸药和地雷。”现在，贝鲁特政府中的某些人也许有一种痴心妄想，即希望恐怖主义的这类援助和怂恿能够使得现在针对他们的敌意转移到黎巴嫩的其他目标上去。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阿明·杰马耶勒总统、拉希德、卡拉米总理和黎巴嫩内阁其他成员会鼓励恐怖主义分子，但这决不能成为其理由。而且，他们进行煽动是在2月17日和19日之间，即在以色列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撤离以后。请大家记住，对于那些曾经推翻黎巴嫩政府、并在黎巴嫩建立了一个暴力和疯狂新秩序的人，他们居然会赞不绝口。

也许以后黎巴嫩政府对其向这些狂热者不顾一切地大献殷勤的作法会重新加以考虑。看一看黎巴嫩政府在今后的一、二年内，是否对南部的武装歹徒表现同样的热心，这将是饶有趣味的。至于以色列，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更不要说向那些对我们的袭击者进行怂恿的人证明，我们决心继续保护我们的军民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原先进入黎巴嫩，正是为了保护我们居住在北部的平民免遭恐怖分子的袭击。我们从未打算久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撤离。

但是，不要将我们撤离的决定与继续保卫我们的城镇和村庄的承诺混淆起来。另外，在撤离时，我们不会轻易放过对我们部队的凶恶的袭击。我们在撤离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进一步的屠杀事件发生。

在此聆听对以色列的自卫行动所表示的愤慨时，人们不得不想一想，这里究竟在干什么。正在撤离黎巴嫩的以色列受到双重攻击。以色列在黎巴嫩遭到恐怖分子在地面的袭击；在联合国，以色列又受到这些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在政治上的攻击，它被指责为鲁莽地自卫。但是，保卫其部队和平民是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义务。这正是以色列政府已经履行和正在履行的义务，它将继续履行这项义务。同样，我们将继续防御那些在外交论坛上拒绝给予我们起码的自卫权利的人。

今天的会议表面上是黎巴嫩要求举行的，实际上是由叙利亚特地安排的，剥夺以色列的自卫权利正是这个会议的目的所在。这是他们为在宣传上胜过以色列而发起的赤裸裸的宣传战。这实际上阻碍了他们声称赞同的撤退。我们应断然加以拒绝。

安全理事会与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为防止恐怖主义采取的行动上，还不如寻求途径，制止在黎巴嫩蔓延的恐怖行为——这种恐怖行为残酷地夺走了安理会成员真诚地派去维持和平士兵的生命。与其同那些煽动暴力和仇恨的人同流合污，贝鲁特政府还不如鼓起勇气、承担一个真正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帮助结束黎巴嫩南部和各地的恐怖行为。

主席：我感谢以色列代表的贺词。

我想通知安理会的成员，我收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信，他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该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阿拉·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高兴地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十分满意，这个月充满了危及我们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展。

当贵国正肩负着领导不结盟国家运动的重任时，您担任安理会主席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不结盟运动一贯忠实地实现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庞大的政治集团的原则和宗旨，这个集团代表了争取独立、自由，建立基于各国人民和国家间平等和公正的关系，消除殖民主义、紧张局势的温床、外国干涉和占领的数十亿人民的愿望。贵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建设性作用，您的个人品质和智慧，客观、耐心，您对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政治问题各方面的深刻了解，——所有这些都在保证，您将协助安全理事会承担其重任，尤其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双重任务。

在此，我满意地对上个月安理会主席，法国大使卡洛德·德克莫拉里阿先生主持工作的完美方式表示赞赏和敬佩。我希望，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法国将能够达到旨在创造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为基础的美好世界的文化、政治和历史的信息。

黎巴嫩常驻代表，拉希德·法胡里大使在1984年7月底曾求助于安理会——他当时在安理会控诉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占领军所干下的一系列违反行径，包括以色列力图包围被占南部地区，以便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经济将之置于死地，从而迫使居民迁移，并不允许已经离去的黎巴嫩人重返在被占南部的家园和工作。

在原先的控诉中，黎巴嫩大使叙述了一系列根据《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属于严重违反公约的行径，以及犯罪者应受到惩罚的战争罪行。他吁请安理会促使以色列停止这种野蛮行为。然而，由于美国无理的否决，安全理事会未能通过一项纯粹人道主义的决议，故未能要求以色列停止其违反公约的行为，并对《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承担义务。这反过来怂恿了以色列进一步侵犯占领区人民的人权。美国的否决使一些集团大为失望，它们原先错误地以为，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将它所宣称的人类理想变成保护人权的政治行动。

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是在考虑到世界上帝国主义利益的同时，通过一个政治上有选择的窗口来看待人道主义问题的。

今天，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黎巴嫩的一项新的控诉（S/16974 和 S/16974/增编 1）。安理会绝不能宽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野蛮行为，安理会收到了关于这项控诉的资料，安理会必须明确地谴责这些行为。特别是，那些行为严重地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第三十二、三十三、四十九、五十三和五十五条。安理会必须依据《宪章》的条款和国际法，铭记着《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的第一条已经保证遵守其规定，进而采取必要措施。从而使保护黎巴嫩南部平民的任务成为一项国际责任，一项所有缔约国均有义务承担的承诺。

黎巴嫩的信及其附件提供的资料包括：以色列占领军封锁黎巴嫩村庄、破坏、甚至用炸药将房舍夷为平地、拘留数十人、盲目地向平民开枪、搜查住房和礼拜场所、屠杀和暗杀、阻止学生返回自己的乡村、拘捕教师、为使居民挨饿而封锁城乡、施加压力迫使家庭弃家他走。所有这些野蛮行为都明显地违反了坚决禁止大规模惩罚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三十三条。这一条还禁止掠夺和侵吞行为，以及对被占领土内人民采取报复行动，《公约》第一百四十七条称对《公约》保护下的人民和财产犯下这类行为是战争罪行。这包括屠杀、酷刑、非人道待遇、导致严重痛苦或影响身体和健康的行为、以及放逐行为。

更有甚者，以色列占领军为防止走漏其军事部队在南部犯罪的情报，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国际新闻媒介基本上重复报导了《纽约时报》2月27日的新闻。约翰·基弗内尔写道，以色列军队禁止西方记者进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占领的领土。他补充说，这一命令是在以色列人于被称为对被占南部进行的“铁拳”行动的第六天实行宵禁时下达的。

文章说，以色列飞机在利塔尼河以南撒下传单，警告黎巴嫩人说，如果他们在宵禁时胆敢走出家门就有生命危险。当局禁止仅载有司机的小汽车行驶，传单警告

说，停在路边的没有司机的汽车将一律予以炸毁。

记者写到了新闻记者们和以色列当局之间的摩擦，他说，在以色列从西顿撤退前的几个星期，多次发生记者在阿瓦列河渡口处遭到枪击的事件，他还报导了没收胶卷和录象带的事件。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已提出正式抗议，抗议为阻止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邦尼·安德森的摄影师拍摄而靠近她面部开枪的事件。

尽管以色列施展图谋，国际新闻媒介还是提供了以色列军队野蛮成性的情况，使我们想起了纳粹对欧洲的占领。1985年2月21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

“以色列人还开枪打死了一位名叫阿里·马兹的农夫，他显然不知道以色列关于在校院集合的命令而从地里走进了村子。正在巡逻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的法国部队和以色列人发生摩擦。一位医生说，他们是在以色列人用枪托猛打一个四个月的婴儿并向一个男孩开枪后进行干预的。”

该版还报道说：

“联合国发言人说，以色列人为盘问兜捕了大约两百人，并用推土机推掉了一所房子。后来发现一名男子死在村外，头中三颗子弹，三名男子受伤，其中二名伤势严重。发言人说，以色列人一反常态，拒绝了联合国派一架为受伤村民治疗转移的直升飞机的要求。他们后来由救护车送往地中海岸纳古拉的联合国医院。”

此外，今年2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说：“目击者的报告显示了以色列行动的规模，星期三深夜，大约20辆以色列中型坦克和多达80辆军用车辆在开进黎巴嫩南部途中驶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纳古拉的总部。”

“贝鲁特接到的报告说，一支17辆车辆组成的装甲部队今晨开进了德尔·甘努恩，另外一支27辆装甲车组成的部队进入了提尔·狄巴。

“但是，黎巴嫩国家电视台今晚说，袭击德尔·甘努恩的有150辆装甲车，电视台引述居民的话说，“这就象一场新的入侵”。”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以色列占领军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确实是在加强他们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军事存在。与此不符的都是假的。2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转引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发言人古克赛尔先生关于以色列部队野蛮性的话。报道说：

“据联合国黎巴嫩南部维持和平部队发言人蒂姆尔·古克赛尔所说，以色列军队在德尔·甘努恩和纳哈马为盘问兜捕了约90人，逮捕了10人，摧毁了一所住房。联合国部队后来在村里发现了一个25岁的男子死去，头中数颗子弹，并发现三人受伤。”

这些是以色列罪恶行径的一部分。如果我还要枚举这些违反事件的话，我就要占安理会的好多时间。目前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一切清楚表明，以色列在用国家恐怖主义来维持其占领。从其当地居民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来看，以色列赖在黎巴嫩南部是为了实现其经济和政治野心。以色列大规模宣扬其所谓分阶段自愿撤军不过是一种欺骗行为，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说以色列在根据事态发展情况来审议它单方面定出的时间表就证明了上述事实。什么事态发展情况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镇压居民。这些就是事态发展情况，再有就是以以色列军队更为强大。这也是一种事态发展。以色列对平民的野蛮行径不过是维持以色列的占领及其在南部的继续存在。以色列欺骗得了无辜和幼稚的人，但骗不了生活在南部野蛮占领下的人民。它骗不了黎巴嫩人民，这的确应归功于英勇的斗争。从西顿及其周围撤出并不是以色列扩张主义战略改变的结果，而是以色列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好处和尽量减少生命钱财损失而精心策划的行动。以色列从西顿及其周围撤出仅仅是在以色列扩张主义计划内的领土上，尤其是在有水利资源的土地上重新部署部队。

几分钟前，以色列代表大谈以色列的撤军。但是，他讲了半小时也没有一次谈到撤到国际上公认的边界。既使是在写给安理会的信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以色列要撤到国际上承认的边界。

使用“撤军”这个字眼不过是想要欺骗。按照以色列人的解释，撤军就意味着加强他们在南部的占领。

如果以色列真象它声称那样要撤军的话，那它就不会屠杀它现在占领地区的居民。以色列拒绝向黎巴嫩方面提供其所谓分阶段撤到国际边界内的时间表，就清楚地证明它不要撤到国际边界，我们强调是国际边界；不过是其同一小撮由拉赫德领导的雇佣军的合作继续赖在利塔尼河以南不走。

这种野心是以色列野蛮行径的基本动力。这种野心促使其对平民进行侵略行径。黎巴嫩首相把以色列行径描述为野蛮和法西斯主义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叙利亚并没有象以色列代表声称的那样强迫黎巴嫩首相说出上述这番话，以色列代表说，叙利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黎巴嫩。

如果以色列真想撤军，它为什么不惜用一切手段进行大规模拘留、屠杀、镇压、毁屋、恫吓妇女、儿童和老人呢。它为什么要杀害儿童呢？为什么摧毁家庭呢？它为什么摧毁果园？它为什么围攻城镇？它为什么不让人家收尸，为什么阻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遭受以色列围攻和袭击的村庄进行工作？以色列的目的在其行径和作法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它这样做是要建立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气氛，这样以色列的受害者只有一种选择，或者死亡或者离开家园。以色列的确想要这些人民离开他们的家园，以便其夺取这些被占领土。以色列谋策人在这里犯了个错误，因为由于那些遭受占领的黎巴嫩人最后决择是留在黎巴嫩，保卫自己，保卫他们的家庭，保卫他们的领土、价值和尊严，所以，以色列今天遇到了英勇地抵抗。

目前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一切使我们想起了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在那个法西斯国家建立以前的行为。也使我们想起自1967年以来在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所发生和仍在发生的一切。

在美国阻碍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的执行以及阻碍关于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撤军之后，被帝国主义集团无耻地称之为恐怖主义的黎巴嫩抵抗力量代表着根据国际上承认的原则为自己权利而战斗的人民的权利，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民在纳粹占领时期的权利没有任何不同。与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占领的斗争没有任何不同。与南部非洲人民抵抗为奴役大多数人而建立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没有任何不同。迎击世界第四强大军队的英勇的黎巴嫩民族抵抗力量是勇于献身的范例和指导英雄们收复尊严，解放领土和维护领土完整与独立的灯塔。我们叙利亚对这一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阿拉伯抵抗力量感到自豪。

我们共和国总统在1985年1月5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第八届全国会议上发言中说，

“是不能以希望来结束以色列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整个阿拉伯民族的野心。只有顽强、长期的斗争才能结束这种野心。只有为达到此目的而坚持牺牲精神才能结束这种野心。英勇的黎巴嫩—阿拉伯人民今天正是这样做。我们在黎巴嫩的人民是所有阿拉伯人的榜样。它向我们表明了摧毁犹太复国主义的嚣张这一途径，表明了摧毁犹太复国主义在阿拉伯民族中扩张的野心。

主席说：

“只要阿拉伯人民不走黎巴嫩民族抵抗运动所走的道路，那他们就无法恢复自己的权利。阿拉伯人民要想维护自己的自豪和尊严，就必须象黎巴嫩民族抵抗运动一样，作出同样的牺牲……”

“我们完全站在黎巴嫩人民一边，完全支持黎巴嫩民族抵抗运动。”

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各派别的黎巴嫩人已充分认识：在黎巴嫩各派间实现共处与和解是势在必行的。这一认识揭穿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话：一旦以色列从西顿地区撤走，黎巴嫩的各派就将自相残杀，屠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样的说法是怀疑黎巴嫩当局是否有能力来扩大其权威——在此，我引用1985年2月19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报道的西顿代表纳伊赫·比兹里先生所说的话：

“他们……正制造麻烦。但我们加倍警惕。各宗教团体都认识到，以色列正在策划在这一地区的各派间挑起冲突。我们成功地使各派团结在一起，不仅

制止了冲突，而且培养了友谊。”

同天的报纸还报道说：

“在以色列于星期六离开之后最先走过阿瓦里桥的平民之一是一位马龙派基督教牧师，约瑟夫·阿兹伊神父。他是来自河的北面基督教派控制的卡鲁卜地区。

“我来此是为了表示黎巴嫩各派间的共处，阿兹伊神父微笑着说。他看着穆斯林教徒诵颂着“‘Alluhu akbar’（真主伟大），朝开过来的黎巴嫩军队涌了过去。占领军已经离开了，因此我们欢迎黎巴嫩国家及其军队，因为这才是使由各派组成的黎巴嫩团结起来的途径。”

我们在参加本次讨论时，希望提醒安全理事会——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采取措施以中止黎巴嫩人民的痛苦的必要性。我们认为，果断的解决方法就是安理会的两个决议——第508(1982)号决议和第509(1982)号决议。第509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队从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上撤出。

黎巴嫩发生的事件表明，对于任何一方——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来说，试图以使以色列完全撤回到国际承认的边界作为交换条件来谋取任何好处都是徒劳的。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必须中止流血，必须维护黎巴嫩的独立、主权和完整，那安理会就决不能屈服于美一以的讹诈。黎巴嫩的民族抵抗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决心要恢复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时，是不可能使这样个民族屈服。

自1982年以来在黎巴嫩发生的事件表明美国对黎巴嫩和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彻底失败了。在美国的方程式中没有包括抵抗。同时，美国在对其以一切途径鼓励和支持的以色列入侵进行估价时也犯了错误。

5月17日的协议的失败——以色列代表提到了这一点——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不论以色列是否喜欢，美制的飞机坦克、美国的第六舰队和以色列军队的实力都不能决定该地区的命运。这一命运完全掌握在该地区奋起反抗的人民手里。

我们要求安理会立即承担起自己的全部责任。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一切措施以消除针对黎巴嫩领土的侵略行径。我们要求安理会将该领土归还给其合法的主人。我们相信，仍然在梦想通过以色列在该地区称霸的美国将一无所得。

最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叙利亚站在黎巴嫩人民一边，将继续提供援助，以使黎巴嫩人民能将自己的土地从以色列入侵者手里解放出来。

我相信有人反对我刚才说的话。我听见美国代表在笑。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丝毫没有什么不对。美国的权势集团——不是美国人民——美国政府不仅使用这一字眼，同时还通过在许多地方部署导弹、核武器和军队来从事帝国主义的行径，以便将美国的霸权扩大的全世界。这就是帝国主义。

为什么每当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提到美国确实代表了国际帝国主义时，美国代表总要笑呢？他之所以笑，或者是因为他并不认真对待安理会，并不尊重安理会，或者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来为他反对我的话辩解。

我要再将我发言最后的话读一遍，希望美国代表能仔细听。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我们是很尊重和非常仔细聆听别人讲话的。不论是在安全理事会还是在大会，我们从未打断美国代表的发言。如果他不喜欢我们的发言，也许他可以拿出新的材料来反驳。然而，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可以晒之一笑的事情；恰恰相反，帝国主义是美国也承认的事实。在此，我不能真正好好地谈论这一点，但美国的人士对此是颇为自豪的。我确实看不到有发笑的理由。美国代表不应这样做。如果有反对意见，那就应通过你，主席先生，来表达。

最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叙利亚站在黎巴嫩人民一边，向他们提供援助以便将他们的领土从以色列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因为，将叙利亚和黎巴嫩连结在一起的纽带——我相信美国代表完全清楚这一点——要比一切黎巴嫩、叙利亚和所有阿拉伯人的敌人所制定的计划更为强大。兄弟的黎巴嫩将看到：兄弟的叙利亚决不会拒不提供支持或援助。在面对着以色列为将我们这个地区推到爆炸的边缘而制造出来的这一危险局势时，我们决不会让黎巴嫩的弟兄们孤军奋战。

主席：我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就我的国家、不结盟运动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表示感谢。

克拉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们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同时也对你的前任、法国大使在上个月领导我们时所表现出的极大的干练才能和智慧表示赞赏。

首先，我想指出，我们代表团昨晚极其悲痛地获悉我们以前的一位同事亨利·卡波特·洛奇大使去世的消息。四十年来，洛奇大使作为一位杰出的公职人员、一位专心致志和关怀备至的公民，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特别是他在1953年到1960年作为驻联合国的大使，在联合国为自由和国际谅解事业服务。

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份为我们的最崇高理想的事业做出了献身服务的杰出记录，同时也在这里和全世界留下了许多朋友。尽管我们——美国和联合国——失去了一位朋友，但我们仍然牢记着他的理想和他所树立的榜样，这些理想和榜样将继续是我们的理想和楷模。

现在并不是详细谈论黎巴嫩悲剧的时候。毫无疑问，美国深切同情黎巴嫩人民的痛苦；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应当遭受的痛苦。

然而，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时刻求助于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决议——一个很有可能是偏袒一方的决议——并不是实现确认黎巴嫩政府对自己的所有领土、特别是对目前为以色列占领的地地区的权威这一共同目标的最好途径。事实上，我们担心，这种做法现在有可能只会使业已十分困难和不稳定的局势恶化。

我们相信，南部的暴力和对这种暴力所作出的反作用只能使撤退更加困难，这不符合黎巴嫩的利益。我们一贯支持以色列有序地迅速撤离黎巴嫩南部，我们确实理解到，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同样的目标。我们同意，尽一切努力加速以色列部队撤离黎巴嫩南部是至关重要的。

为实现共同的目标，美国相信，有必要对黎巴嫩南部问题采取实际的方法。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联合国提出的黎巴嫩和以色列在纳库拉举行军方对军方会谈的建议。美国敦促两国回到纳库拉继续这种建设性的进程，从而寻求实际的途径，完成以色列撤军的第二和第三阶段。

美国极力主张，这场辩论不应偏离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即：以色列部队有秩序地撤离黎巴嫩南部，以及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建立一条安全的边界。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贺词。我相信，当我说，我们与美国代表团一样，对一位前美国在安理会的代表的逝世感到悲痛时，我表达了安理会全体成员的心情。我想请美国代表团向遗属转达我们深切的哀悼和同情。

德克莫拉里阿先生（法国）：首先，我要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对您主席先生权威性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表示祝贺。

我想特别对美国代表团讲几句关于亨利·凯鲍特·洛奇先生的话，我年轻时在联合国就十分了解他。他在安全理事会当了八年的代表，我想，他比安理会其他任何代表的时间都要长。他对安理会和联合国的使命总是表现出充分的信心。

他是我国的一位朋友，熟谙我们的文化，他还是我们国家团体、勋级会的会员，曾获得戴高乐十字架勋章和荣誉勋章。我要代表我国说，我们将不会忘记他积极参与解放我们领土的事业和他对联合国的信心。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奈坦亚胡先生（以色列）：我稍微纠正一下叙利亚代表对我说的话。他说，以色列并不真正打算离开黎巴嫩。我想，他提出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证据，即我在发言中没有提及我国政府关于撤至“国际边界”的决定，他正是这样说的。

我在发言中说：

“1月15日，我国政府决定，分三个阶段将部队撤至国际边界”。（分段落第32页）。

我要劝告叙利亚代表遵循自己的忠告，即：仔细聆听，专心注意人家实际上说了什么，而不是他显然地喜欢听到人家说什么。

此外，我满意地看到，叙利亚关心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叙利亚最终承认黎巴嫩是一个独立国家吗？叙利亚是否最终向贝鲁特派遣大使？它迄今为止还未这样做；也许，它现在可能会决定这样做。

叙利亚代表还说，叙利亚并不将其意志强加给黎巴嫩。我假设，他原想说，这是虚构。我想，在他看来，轰炸黎巴嫩首都并不是强加意志。我想，占领60%以上黎巴嫩领土的50,000军队并不是强加意志的工具。

但是，鉴于我们今天听到的声明，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很快听到叙利亚宣布，将叙利亚部队撤出黎巴嫩？事实上，我们是否可以期望看到，黎巴嫩政府要求安理会就尽快撤出叙利亚部队问题举行会议，以表明黎巴嫩最近已独立于叙利亚？我认为，根据我们的观点，6至9个月的时间足够表明叙利亚是否有诚意最终给予黎巴嫩自由和独立。

叙利亚代表发言中还谈了其他几点。听他讲对人权、对“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对在野蛮行径下遭受苦难的人民的关切是令人欣慰的；听到叙利亚对侵害人权、对人民肆意开枪、酷刑和新闻自由的关切是令人欣慰的。人们希望，叙利亚代表所表达的种种关切能得到大马士革政府的履行。比如，大马士革政府可以着手赔偿哈马居民，他们中25,000人遭屠杀、受枪击；他们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就对他们囚犯施酷刑的种种指责采取行动；大赦国际组织的报告一再记录了他们对囚犯施酷刑的行径。我认为，一个用坦克部队将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夷为平地，对政治犯使用最残酷的酷刑的政权，在道德上没有资格在人权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问题上教训安全理事会。

主席：黎巴嫩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法胡里先生（黎巴嫩）：时间已经不早，我将尽可能讲得简短。我听了以色列代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发言。对这样孤注一掷地混淆是非，为其行动辩解，为镇压和恐怖主义的政策开脱罪责的企图，我并不感到吃惊。

如果我们说我们对以色列撤军的意图仍有怀疑，那是因为以色列只想捞便宜，不肯让步。它想得好处，又想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昨天，以色列军队跨过利塔尼河，重新开进他们两星期前撤出的地区，包围了扎拉里亚村。

黎巴嫩国家和人民比任何人都更加迫切地希望以色列撤回国际边界。黎巴嫩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是睦邻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追溯到以色列国出生之前。这些关系纯粹是黎巴嫩的事务，同以色列毫不相干。前面提到的以色列行径驳倒了叙利亚是要求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的幕后者的说法，因为黎巴嫩南部、西贝卡和拉希亚是黎巴嫩地区，不是叙利亚的。无论以色列代表是否乐意，要求召开安理会是黎巴嫩的决定。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辨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并请他发言。

阿拉·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对这么晚还再次要求发言表示歉意，但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发言迫使我讲两点。

第一，以色列官方人员和官方声明，包括撤军的拉宾计划都没有谈到要撤至国际所承认的边界。以色列掩盖所谓的黎巴嫩南部部队存在的企图就是证明。以色列企图建立一支名为阿拉伯部队的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作战。

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存在与否，叙利亚都不必为此向以色列负责。我没有必要在安理会回答这一问题。然而，在此的各位代表和安全理事会的各成员都已听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官员声明，一旦以色列对黎巴嫩人民的侵略结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将撤出黎巴嫩。我们在双边声明中说了这一点，我们把这一点说得明确、坦率，并已重复说了。我们不怕作出这种宣言，因为黎巴嫩人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双边关系。这种双边关系以及其处理的方式完全是以色列代表所无权过问的。他不能强迫黎巴嫩去建立任何关系。他不能说叙利亚必须承认黎巴嫩，或黎巴嫩必须承认叙利亚。黎巴嫩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以色列代表不

愿接受的是，叙利亚人民和黎巴嫩人民是一个民族，有两个独立的政府。这就是他所不愿接受的。以色列代表企图歪曲事实，以欺骗安理会的某些成员，我再重复一遍某些成员。

关于人权问题，我愿引用一段新闻报道来说明以色列军队的某些理想或道德，或是无道德性。2月24日——我希望翻译不出差错，以免引得美国代表发笑——我们看到一篇题为“应维护以色列国防军道德”的新闻报道。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个标题很奇怪，我们叙利亚人则不认为这奇怪，因为，我们了解以色列，而那些相信以色列是西亚的一个先进民主国家的国家却不了解以色列。在西亚，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占领，摧毁邻国及其人口。报道谈的是以色列国防军无道德的状况，是一个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人士发出的：

“前总参谋长拉斐尔·艾顿和左派军事历史学家和前以色列议会议员迈尔·佩勒上校处于政治观点相对立的两极，两人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难免意见相异，但是在以色列电台周末采访上，却罕见地一致认为，需要努力维护以色列国防军的道德。

“他们在评论士兵在电台和电视报告声称以色列国防军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甚至用来对付妇女和儿童，来保护他们自己，‘因为，只有这种措施才对黎巴嫩人有效。’士兵们抱怨说，黎巴嫩境内的游击队和恐怖分子常用妇女和儿童来掩护自己，免受国防军部队的打击。他们说，黎巴嫩南部部队开枪射击妇女和儿童，‘或许，在黎巴嫩，我们也不得不象黎巴嫩人那么干’。”

这就是以色列军队道德败坏的所在。 在以色列的最高层，这两位政治见解方面存在着最大分歧的人都同意这一点。 至于斯特恩帮领袖沙米尔的不道德行为，可以听一听沙米尔本人所说的话，原文引自以色列当局的希伯来语广播：

“先生，您是否赞成把卷入恐怖主义的人赶出这些领土？”

在回答上述这个问题时，沙米尔这个杀害伯纳多特伯爵的出名的恐怖主义份子说：

“驱逐是最有效的工具，对于那些被驱逐后将会减少或消除恐怖主义的人，应该使用这个办法。”

以色列因为自己是占领国，似乎把所有能动的人都看作恐怖主义份子。 黎巴嫩大使所提到的平民百姓（不必说军事人员了）所遭受的种种行动和暴行以及以色列所采取的集体惩罚措施清楚地表明，以色列虽然想要在黎巴嫩南部毁灭能动的人和东西，因为一个人怎么也不能说，

“驱逐将会减少或消灭恐怖主义。”

这意味着在黎巴嫩南部消除所有人，因为南部的所有人，男女和儿童都反对以色列占领。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地图上把黎巴嫩一笔勾消，这样以色列军队便能心满意足和平安呢？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在该地区建立的民主国家所需要的吗？我说当然不是。 我有许多来自以色列方面人士的消息。 我知道时间紧迫，但是，应该提及其中的一条消息：

“据以色列通讯社报道，沙米尔外长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整个以色列内阁认为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81年12月以色列议会的决议支持这种观点。”

发言到此结束。

主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希望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奥多乌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对我

就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所致的欢迎词。安理会是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负有很大的责任，这里不必再说。就我们而言，我们乌克兰代表团以及我本人将根据《联合国宪章》进行充分的合作，履行安理会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安理会的诸位都曾有机会见识你在个人和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就。我们也要感谢法国大使在一月份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我也要借此机会欢迎新任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澳大利亚、丹麦、马达加斯加、泰国，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代表，并祝他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没有其他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的下一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时间待同安理会成员国协商后定。

会议在下午 1 时 35 分散会。